

官板

朝鮮史略

五

漢書門類
二三五號
一三四函
六册架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二三五號
二九〇函
二四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5
冊數 6 (5)
函號 290 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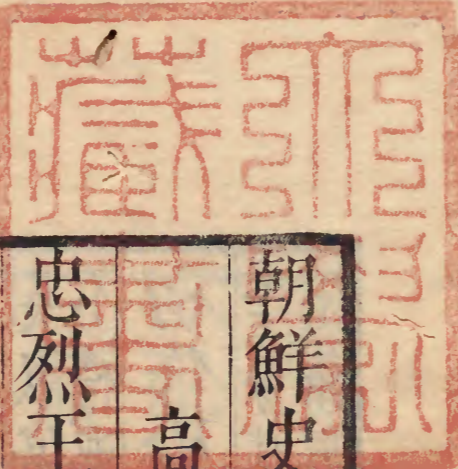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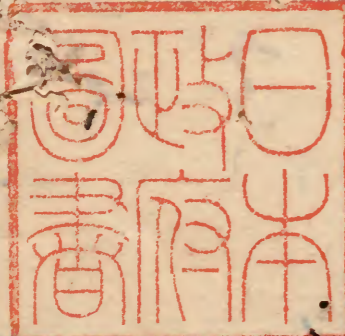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朝鮮史略卷之五

高麗紀

忠烈王

諱謹後改暉元宗長子母順敬太后金氏

元年

宋孝恭帝德祐元年元年至元十二年

太府卿朴榆上疏言

我國男少女多而尊卑止於一妻其無子者亦不敢畜妾異國人來娶妻無定限臣恐人物皆將北流宜令臣僚許娶庶妻隨品降殺庶人得娶一妻一妾其庶妻所生子皆比適子得仕于朝怨曠以消戶口日增疏上宰相有畏妻者寢

淺草文庫

其議

榆嘗言東方屬木木之生數三而成數八東方之男寡女多理數然也

元遣蠻子軍來分處海鹽白三州

一千四百人

王及公主幸洛山寺

自是屢幸寺院

禁白衣

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白者金之色也國人自易服多褻以白紵之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白色故從之

罷全羅道按察使安戩長興府副使辛佐宣

坊

吳淑富怙勢肆暴戩等不禮淑富譖王罷之

初作宣傳消息

舊制凡命令徵求必下宣旨王即位宣旨頻煩州郡疲於迎命李汾成建白令承宣奉王旨作書署名紙尾發下諸道按察守令謂之消息於是消息蜂午州

縣苦

王問李汾成曰聞郎將中將等以不得臨民之

任為憾今欲交差何如對曰武人有吏才知民

事者蓋寡如有才兼文武寬猛相濟者無論東

西使之臨民可也王納之

自庚癸以來權臣柄國立文武交差之法

始以武官補外及承宣朴恒掌銓注東班必外補然後授朝官西班不補外至是武官請王左右復之且故事政房員當除授晨入暮出干謁填門自恒掌銓注始留宿禁中除授訖乃出

王不豫欲下赦承宣洪子藩以數赦不可請以

口傳放囚

史曰使犯法者得脫宣旨與口傳何別乎後世權豪藉口傳釋法司罪

韓本無後字

囚未必非子
藩啓之也

定朝官服章宰樞以上玉帶六品以
上犀帶七品以下黑帶

以金光遠為慶尚道都指揮使修戰艦以元將
復征日

本故也

二年宋端宗景
炎元年王及公主獵于猫串自此幸
獵無常

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先是達
魯花赤

詰其僭故
遣使請改

知僉議府事致仕張鎰卒鎰性恭溫正直善
屬文優於吏才

置通文館令禁內學館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

韓本恭溫
倒

習漢語時譯者多起微賤傳語多不以實懷
中姦濟私故參文學事金坵獻議置之

參文學事俞千遇卒千遇性聰敏多機辯為崔
怡所器重入政房多受賂

為史官不修史曰當時國事皆晉陽公
所為吾蒙厚恩何敢傳其惡於後耶

溟州吏金遷得母於遼陽以歸母及弟德麟為
蒙兵所虜遷時

年十五傳聞母死服衰三年後十四年有習成
者傳母書即欲贖來資白金入遼東得母於軍
卒要左家德麟亦生在隣家遷贖母而
還後德麟隨元使來亦以白金贖之

僉議府言公主怯伶口及內僚廣占良田多受

賜牌不納租稅請收還賜牌不聽怯伶口華言
私屬也公主

立府置屬及僚
故因緣作弊

四年宋帝昺祥流侍中金方慶于大青島先是

儒盧進義以私怨謀陷金方慶誣告云方慶與其子忻壻趙忭等謀去王及公主達魯花赤入據江華以反王命柳璣與忻都大衢等雜問知誣妄釋之洪茶丘挾憾本國嘗欲伺釁及聞方慶事奏于帝請中書省來鞫詔與王公主同問於是王與忻都茶丘復鞫方慶及其子忻茶丘以鐵索圈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終日時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慘毒身無完肌絕而復蘇者屢矣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滅亡哉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以不義屈於是只以藏甲為罪流方慶于大青島忻于白翎島國人皆遮道泣送

右司議大夫鄭興辭職歸羅州時李汾禧兄弟附茶丘醞環金

方慶之罪故興耻與同朝乞歸養母王怒諭遣之尋召還

令境內變元服時自宰相至下僚無不開剃唯禁內學館不剃左承旨朴恒呼

執事官諭之於是學生皆剃

帝命金方慶父子韋得儒盧進義等從王入朝

對辨於是方慶父子得儒進義如元至姚家寨

進義舌爛而死得儒至元亦死人以爲天誅

叅文學士金坵卒坵善屬文掌國文翰時上國徵詰殆無虛歲坵撰章表遇事措辭皆中於理元學士王鶚每見其表必稱美之以不見其面爲恨性悃幅無華寡言語至論國事切直無所避謚文真

韓本真作

新置必閣赤以朴恒金周鼎等為之又以內僚

鄭承伍為申聞色舊制凡國家事宰樞會議令承宣稟旨而行周鼎建議曰

宰樞既眾無適謀政宜別置必閣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可皆令啓事當更擇入為申聞色而

罷其餘恒等常會禁中參決機務號別廳

五年用樂祀新殿驚瓦史臣曰臧文仲祀爰居以金奏夫子謂之不智

况用樂以祀瓦鷲乎

日本倭人殺元使初帝遣使日本王令舍人郎將徐贊及梢工上左等三十

人導行倭人皆殺之王遣郎將池瑄如元奏之

火星食月

六年監察侍丞崔有滄以論時務直言忤旨流

大青島承旨趙仁規言於王曰有滄勵節奉上

不可輕棄固請再三王怒稍解召還

監察侍史沈湯等伏陳王遊田馳馬之失以及

忽赤鷹坊爭設內宴窮奢極侈之弊且舉將軍

尹秀侍宴內殿登床起舞犯禮不恭之罪禪師

祖英淫穢無行出入卧內之事皆直斥不諱王

大怒命鞫于崇文館究問首議之人關木索置

瓦股間令人迭踏其上血迸流地湯終不言遂

韓本伏作狀

囚巡馬所白文節潘臯郭預閔漬乘間乞賜寬

貸乃釋之副使有長城縣女言錦城大王降我

為神堂巫矣吾將往國與縣人孔允丘行所

過州縣皆公服郊迎至公州謁不待巫怒傳神

謁我必禍謁退寓日新驛謁使人

覘之巫與允丘宿遂捕鞫之俱服

王以詩賦親試文臣取趙簡等九人賜黃牌籍

內侍王留意詩文親試文臣中考謂殿試門生

待遇異常只試當年登第者僧祖英請不

限登第久近並赴將其姪子宣等試藁達王請

拆糊封定行日以子宣為首王召朴恒郭預等

改考及榜出簡居

首皆非祖英所定

七年王與忻都茶丘議征日本事王南面忻都

等東面事元以來王與使者東西相對議畢忻

今忻都等不敢抗禮國人大悅

都茶丘及金方慶朴球金周鼎等復以舟師至

日本大明浦周鼎先與倭交鋒諸軍皆力與戰

郎將康彥等歿之向一岐島船軍及梢工遭風

多失所之方慶等又與倭力戰斬首三百餘級

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丘僅免軍中大疫歿于

兵疫者三千餘人忻都等累戰不利且范文虎

過期不至文虎將南軍由南海議廻軍既而文

虎以戰艦三千五百艘蠻軍十餘萬至適值大

韓本中考
作中者

提綱幾作 奇

風蠻軍皆溺歿屍隨潮汐入浦浦為之塞可踐

而行文虎忻都等遂北還元軍不返者十萬有

幾我軍不返者亦七千餘人元乃罷征東行省

贊成事朴恒卒恒春州人初蒙兵陷州恒自京

貌者輒收瘞凡三百餘人恒能文章長於吏才

寬厚善接人但臨事自用不恤人言掌銓注其

所擢多其恩舊

王與公主幸慶尚道南州按廉閔萱苟容自銜

專擅啓事以媚於王人謂內按廉

元置鎮邊萬戶府於金州等處以印侯為昭勇

大將軍鎮邊萬戶賜虎符

以昇天即今順天府府使崔碩為秘書郎昇天舊俗

還贈以馬八匹及碩還邑人例持馬請擇碩笑

曰馬能至京足矣何擇焉至家以馬歸之吏不

受碩曰吾守汝州吾有牝馬生駒今帶以我為

我之貪也汝之不受豈非知我之貪而以我為

貌辭耶并其駒與之自是其弊

遂絕州人頌德立石號入馬碑

作大屋于禁苑使張恭李平養鷹王日必再至

二人殺城中雞狗無算

八年大司成白文節卒文節文詞富贍為一時

閣筆泣諫王感悟奏以實文節常若懶拙及是人知其有志節

尹秀朴義李貞元卿等勸王遊獵世子年九歲忽泣下曰今茲百姓困窮又當東作時父王何為遠獵顧謂義曰每以鷹犬縱吏吾君者此老狗也義慙醜而退

九年元欲復征日本本國人庾賙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碩帝許之禿魯花金忻謂賙曰汝非黔弼資諒之孫

耶而欲壞國家如此王又用尹秀之言將令儒士充軍右承旨鄭可臣曰先王用人文武隨其材比之於身如左右手故上國之法儒戶不與軍事今殿下欲使褻博之徒被堅執銳遠從征伐恐虧聖德王然之

王謂宰樞曰國小民貧旱魃為虐欲罷鷹坊印侯曰鷹坊請於帝而置之豈宜罷

十年興法判書金壻卒

時貞和院妃有寵於王認民為隸民訴于典法

司有旨督令斷與貞和壻與同僚知其寃不能違旨唯郎李行儉死執不可會疾作在告壻等

韓本興作
典

遂斷為隸有入夢利刃自天而下亂斫一司之
吏明日墜發背疽而死其後同僚相繼而死唯
行儉獨免

十一年東寧府千戶崔坦來享王史臣曰坦背本國附胡元

割國之半而據之噬主之心信然未已其享之也豈真出於誠邪安知不陰懷睥睨之心而陽為此區區之禮也哉王何不察待仇讐如腹心其受其享而不之疑乎

同知貢舉左承旨崔守璜事佛甚篤當宴賀客略具酒饌不肉而素王旨別監林貞杞遺白粲一舟守璜曰吾於王賜尚不受况民膏乎拒不納貞杞慚怒即以米舟賂權貴代守璜為承旨

十二年王欲以叅官授一內官左承旨安戩執

不可王強之對曰題品銓注豈臣所堪乞擇賢

者代之言甚切王怒起入內戩隨之啓曰臣明

當見代其內豎叅官之命乞留之以須後日王

已逾閫顧而厲聲曰可左右皆懼戩退徐曰殿

下許臣矣遂削去擬牒人皆嘆服

知密直司事郭預如元卒于道年五十五為入平淡

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効之翕然一變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

十三年罷僉議府事金周鼎

王宴羣臣周鼎稱觴而退公主呼曰

卿子深逼妻自縊父不能懲子耶周鼎跪白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周鼎退支頤而睡公主使入責曰卿醉耶睡耶周鼎曰臣無睡也公主大怒罷其職

監試試員林貞杞享王

故事掌試者宴賀客凡三日近年先試享王謂

之品呈蓋以宴品先呈于王也遂為常例

全羅道王旨別監權宜以銀四十斤虎皮二十

領獻世子世子曰此物皆剥民斂怨非吾所欲

遣人悉還其主

知僉議府事朱悅卒謚文節

悅綾城縣人嘗任羅靜二州昇天長

韓本事作使

與二府皆有聲績及按忠清慶上全羅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性剛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讐必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聽宰相語坐而不伏為按廉時內寺崔仲卿奉使來以美服誇人悅衣敝衣伸脚而坐捫蝨而談傍若無人仲卿慙赧而退悅有豁達寬厚之量不營家產雖為達官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悅貌醜鼻如爛橘公主宴羣臣悅起而為壽公主驚曰何遽令老醜鬼近前耶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觴而飲

十四年禁慶尚道勸農使獻細麻布

先是蔡謨為勸農使

多斂細麻布獻于王又賂左右權貴及李德孫代之稍增其數至是薛永仁又倍其尺數布極細民甚苦乏王聞之有是命

韓本永仁作求仁提綱作仁永提綱之下有故字

知都僉議司事廉承益免

時洪子藩為首相趙仁規為亞相承益次

之承益得幸兩宮常居禁中希至都堂一日子藩先出仁規語承益曰國人謂洪公真宰相謂我為老譯謂公為老呪我等不預真宰相之日唯當勤朝衙夕直耳承益即日辭免蓋仁規以譯語承益以神呪顯云

世子以各道勸農使聚斂為事傷民害財白王罷之以按廉使兼其任世子嘗踞內僚元奕膝上奕謂世子曰人主不宜聰察殿下聰明太過宜小寬容世子作色曰汝輩使我癡暗持弄掌上如軟餅乎奕懼世子時年十四

賜尹佐宣等及第宰相蔡仁規子禍名居同進

士頭王為禍嫌之國制科舉之日乙科三人丙科七人同進上二十三人世

以同進士頭宦不達人皆惡之指為同頭問於李混加丙科八人置

禍其末

林貞杞死貞杞雖以科第進然昧於文學嘗掌監試不能命題人笑之為王旨別監

務聚斂媚權貴驟遷擢至是暴死時有宰相洪休文寘為尼性喜言入短公主欲問民間事令出入卧內公主聞貞杞死有悽愴色尼在側詐曰貞杞之死不足恠也以血成身其死宜速謂割民血以立其身也公主勃然變色

王及公主選良家美女將獻于帝樞密院副使

洪文系女亦在選中。圖免未得。文系遂剪其女髮。公主聞之大怒。囚文系痛加酷刑。籍其家。又囚其女。問剪髮之故。女曰。我自剪之。父實不知。公主使人以鐵鞭亂捶。身無完肌。終不伏。時宰相及致仕金方慶等。詣殿門營救。不聽。流文系。後數日。洪子藩更力請。命還家產。然疾之甚。卒以女賜蒙古阿古大。

十五年。康煦歿。王問左右曰。莫是燃頭臂以救王疾者歟。世子曰。人臣事上之道。在忠勤盡節。

燃頭燃臂。乃浮屠之事。非君子之所為。而媚上

敢行非禮。雖歿何惜。聞者嘆服。

李珣暴歿

珣好勇善騎射。養鷹遊獵為事。生捕鳥雀。去其毛。口爵以飼鷹隼。或割生

雞。留其半而飼之。王之好獵。皆珣導之。

僉議中贊致仕柳璈卒。謚文正。

璈。文化縣人。公權之孫。三別抄

之亂。璈在江華。闔門被執。不污賊。脫走徒步。見王于松京。璈有藻鑑論文章。先體製。後工拙。累典禮闈。所取皆知名士。

十六年。元詔罷東寧府。復歸我西北諸城。王拜其總管韓慎。桂文庇為大將軍。玄元烈為太僕。

尹羅公彥李翰為將軍復置西北諸城守令以將軍鄭復均為西京留守

前知僉議府事金周鼎卒

周鼎少好學沉厚寡言不妄交遊初調富

城尉時北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備敵撫民威惠並著一方稱之其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成軍合浦鎮守軍屯田等軍請赦金方慶皆周鼎策也王益重之東征之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歿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眾然為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主頗張威福

世子如元謁帝引見便殿問爾讀何書對曰有師儒鄭可臣閔漬從行來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語帝大悅試喚可臣來世子引與俱入

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亂之迹風俗之宜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又召與同議二人對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漬直學士後一年帝召見世子于紫檀殿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絜而貞高可尺有五寸內可受酒數斗乃摩訶鉢國所獻駱駝鳥卵也命世子觀之仍使可臣賦詩以進

詩曰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壽醺

及海東人

十七年元叛賊乃顏餘黨哈丹兵前數年來陷

和州登州殺人為糧得婦女聚麀而脯之始遣
 萬戶印侯禦之王避兵江都丹兵又踰鐵嶺闌
 入交州道交州即今淮陽府陷楊根攻原州雉嶽城鄉
 貢進士元冲甲以數十人奮擊却之於是州兵
 稍集遂與合擊聲振山嶽斬賊帥都刺閣等六
 十八人射殺者幾半賊鋒挫銳諸城亦堅守始
 有輕賊之心於是元遣將軍薛閣干那蠻互等
 來助討之與我軍合擊丹兵于燕岐正左山下
 大敗之伏屍三十餘里賊精騎千餘渡河而遁

金忻韓希愈與元軍復與賊騎戰又大敗之是戰

賊有二勇士射我軍每發輒倒韓希愈持鎗馳
 馬突入賊陣人馬辟易扼勇士而出斬之揭其
 首于鎗示之賊皆褫氣大軍合擊敗之哈丹父子潰圍遁去

僉議中贊許珙卒謚文敬珙孔岩縣人性恭儉
 不事生產雖至達官

食不過一器布被蒲薦處之怡然羣居慎口其
 少也常率一僕掩骼埋胔殆無虛日見棄屍自
 負瘞之嘗月夜彈琴隣有處女踰墻而
 奔珙不敢近喻以禮義其女慙悔而退

十八年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還期且以世子

信白王曰聞歲歉民饑車駕所至供億不貲願

上毋出迎境上况父不可為子屈也王怒曰世

直
 韓本置

子言不當如是史臣曰世子之失言於王王之加怒於世子實悖於天性以

一覺而嫌隙遽萌明者已知有後日父子相殘之變矣

韓本置作直

王以監察御史金有成爲宣諭使置文翰署郭

麟爲書狀官護送入元日本人還其國仍致書

招諭帝有詔故也時書狀闕人人皆以計避麟獨曰

事不辭難臣子之義宰相喜遂充書狀婦翁崔

謁欲圖免麟奮然曰死一也死國事不猶愈於

死妻子手乎乃行日本嘗憾東征皆拘留不還二人存歿世不得聞

十九年元洪波豆兒福源孫來管造船復征日本也望

王宮下馬禮遇宰相甚恭

二十年王在元世祖皇帝崩莫薦之禮哀慕之

誠皆致其極見新天子請歸耽羅曾屬蒙古帝從之

耽羅雖還我國然買馬不絕

罷造戰艦帝崩洪君祥白丞相完顏澤罷東征

二十一年元成宗元貞元年以洪子藩爲僉議令趙仁

規爲僉議中贊鄭可臣爲僉議侍郎贊成事金

忻知僉議司事金之淑判三司事安珦爲密直

司事李混同知三司事洪君祥爲益城侯洪茶丘常

怨本國君祥以為寧怨永寧公不敢負國為本國興利除害無不用力故論功褒封

世子署事于都僉議司世子南向中贊西向侍郎贊成事以下東向

及入朝于王士庶人擁馬上書訟冤馬不得前

史臣曰世子之於君父待膳問安之外皆非所預今忠烈除世子為都僉議使之署事忠宣以世子奏請除臣僚又受冤民訴訟父子胥失之矣卒至忠烈謀欲廢嫡忠宣脅制君父交構相夷之禍已形於此矣

監察侍史許有全被讒囚巡馬所將撻于市無敢救者指諭高宗秀乃白王曰監察為王耳目糾彈百官今以小人之讒撻于市人以上為何

如主再三譬解得免

二十二年王夜宴香閣見壁上明皇夜宴圖謂

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遊宴獨不及明皇自是

夜以繼日竒技淫巧無所不至

賜閔漬米百碩王嘗遣內僚高汝舟命漬製詩漬餽汝舟以白酒青瓜汝舟白

其清貧故有此賜

世子尚晉王甘麻刺之女寶塔實憐公主

金元祥朴允材因王幸妓謫仙來製進太平曲

得拜官皆梁川人

韓本命作

州韓本川作

二十三年元大德元年公主薨世子自元奔喪殺閹

人陶成器等四人又治巫蠱事殺官人無比王即

之幸姬素國人震韓史臣曰世子席元朝之寵

山郡人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遽收王之宦寺與寵姬斬

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之禮而然乎

二十四年元遣咸寧侯王維詔王傳位於世子

封王為逸壽王世子諡即位

以慶尚全羅忠清地大事劇置按廉使副按廉

使副始此

王下書徵前司諫李承休時承休隱居三陟縣龍溪別業

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令學士崔昂等四人及承旨金承掌銓選

僉議中贊鄭可臣卒謚文靖可臣羅州人性正直端嚴諳練典故

題品銓衡皆當物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及為冢宰人想望太平至是暴卒或曰太上王之遜

位也可臣製表有人言表中語有非太上王意者若詰其由撰表者豈得追責可臣憂懼飲藥灰

密直司使安戩卒戩久典銓選守正不阿時稱鐵饑

元遣李魯兀來趣國王公主入朝王餞于金郊

酒酣李魯兀以帝命取國王印授逸壽王逸壽

王幸壽寧宮受詔詔曰聞諫莅政以來頗涉專擅處決失宜衆心疑懼蓋以年少無所經練故然耳今使卿依前統理國政且召諫入侍闕庭使之明習于事諫入元帝使丞相召問扈從安珣曰汝王何不近公主耶珣對曰閨闈之間非外臣所知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不復問

闕人黃石良夤緣用事諧左司諫秋適將囚巡馬所闕內押者欲由徑行適不肯曰凡有罪者

皆歸有司未有枷鎖王所者吾當行官道使國人知何必效婦兒掩面委巷乎

王幸壽康宮倖臣吳祁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選中外官妓官婢巫女有姿色善歌舞者籍置宮中於管絃坊大樂才人外別作一隊衣羅綺戴馬尾笠稱為男粧教以新聲各私名妓日夜歌舞無復君臣之禮

其歌云三藏寺裏點燈去有社主今執吾手倘此言今出寺外謂上座今是汝語又云有龍尾聞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

心

二十五年上洛公金方慶卒

方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遠孫母有

勤屢夢餐雲霞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有嗔恚必卧啼街衢牛馬爲之避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弘不拘小節多識典故能斷事檢身勤儉不遺故舊雖致仕閑居憂國如家國有大議必咨之年八十九頭髮不白氣骨異常能寒暑無疾翛然而逝時用事者惡方慶遂沮禮葬後謚忠烈

閔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王上表請止

其表

畧曰我始祖垂訓後嗣云賤類其種有別若許從良必通仕路謀亂國家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戶籍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爲賤類父若母一賤則賤雖本主放許爲良其所生子孫却還爲賤又其本主絕嗣亦屬同宗所以然者不欲使從良也

二十七年併省內外官其官名有同上國者悉

改之又以芝黃代赭袍紅傘代黃傘除蹈舞警

蹕之禮皆從元命也

以金貂爲忠清道按廉使先是朱悅子印遠爲

黃麻布又惡聞烏鵲聲令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卽徵銀瓶民甚苦之王欲罷其職以貂代宰相曰貂曾爲龍山別監侵於百姓又爲安東判官坐賍流以貂代印遠猶以暴易暴王不聽印遠仍舊不罷貂出按忠清

僉議中贊致仕崔守璜卒

守璜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恬不爲

意初以國學學諭兼都兵馬錄事一日以公事歷詣諸相家署案有一相不冠與客坐守璜抱

案而進。既又退跪。其相屢使之前。守璜若進而

不進者良久。其相乃悟。起入冠而出。其執禮不

此語如二十八年僉議中贊薛公儉卒

公儉性廉謹好禮。六品官有父

母喪。不論知否。必素服。往弔。蔡洪哲嘗問疾入

卧内。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

輩而望公。所謂壤壤之與黃鶴也二十九年洪子藩元冲甲等與諸宰相率三軍

圍王宮。執吳祁送于元。鄭階曰。退一奸臣。不過

一武夫力耳。何至用兵。不聽。元杖流祁及石天

補于安西

初祁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言于帖大兒。不

韓本都作 錢

聽而還。同行元使李學士者。於都亭唱一。句曰。白酒紅人面。囑安珣。和乏。珣遲留。李自和曰。黃金黑吏心。蓋諷帖木兒不花受祁賂。緩其罪也。

王如元至西京。帝不許入朝。乃還。蓋欲入朝。沮

前王還國。且請以前王公主改嫁王姪瑞興侯

璵也。史臣曰。忠宣公主之琴瑟不調。人所難言。也。忠烈信用儉小。膚慙離間之言。不念幹

蠱之重。既阻忠宣還國。欲以佳婦嫁與同姓之親。綱常天理。於是大毀矣。

三十年。僉議中贊成事伍允孚卒

允孚世為太史局官。精于

占候。又善卜筮。無不驗中。性切直寡言。頗以國

事為己憂。每因災異推之於時政得失。即入諫

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嘗告朔。太祖真殿。既奠且拜。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非矣。因嗚咽。

不自勝其誠懇類如此嘗自圖天文以獻日者傳法焉

置國學贍學錢

初贊成事安珦憂庠序大毀儒學日衰議兩府令六品以上各

出銀一斤七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養賢庫存本取息永為教養之資王聞之亦出內庫錢穀以助乏珦又以餘貲附博士金文鼎赴燕畫先聖及七十子之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請以李愷李璵為經史教授都監使於是橫經受業者以數百數

三十一年達魯花赤忽憐卒

忽憐疾篤有為之進藥者忽憐曰汝

國奸臣執命父子相圖故帝遣我來監我若飲藥死其得無後言乎况死生有命良藥奚為竟不飲而卒

王召僧紹瓊于宮中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韓

希愈崔崇諫之不聽

三十二年僉議中贊韓希愈卒

希愈性樸素豁達善射御有膽

力從金方慶討珍島耽羅日本皆有功家無蓄積屢丐貸於人嘗從王出田每射輒中王賜馬亦不畜輒以與人其平居治弓矢繕甲冑若臨戰陣年雖老每月夜操長鎗且走且跳曰吾力尚可用也

僉議中贊致仕安珦卒謚文成

珦興州人莊重安詳在相府能

謀善斷同列但順承惟謹不敢爭嘗以養育人材興復斯文為己任且有鑑識初見金怡白元恒曰後必貴又李齊賢李異少俱有名召令賦詩觀之曰齊賢必貴且壽異則不年矣後皆驗晚年嘗掛晦菴先生真以致景慕之意遂號晦軒其文章亦清勁可觀及葬七館十二徒皆素

服祭於路

慶興君洪子藩卒於元

子藩僕射權之後性敏達魁梧俊偉材幹絕人

三為首相議論持正有大臣風度至是入朝謁丞相具言王惟紹廢嫡之謀且欲奉二王東還未就而卒先喪母事父孝雖迫於官事不廢定省性又好潔每更衣必盥手日沐浴夜必具衣冠拜天謚忠正

王如元欲與前王俱東還王惟紹宋邦英韓慎

等讒構兩宮謀廢嫡以瑞興侯璵尚前王公主

為嗣洪子藩崔有滄等力言其非

三十三年元成宗崩前王與皇姪愛育黎拔力

韓本言作主

八達太子及右丞相答刺罕等定策迎立懷寧

王海山為帝奉太子旨捕王惟紹等囚之遷王

於慶壽寺初王同在王所任事者悉罷之即以

從臣權漢功主選法除拜所親信者王拱手行

印而國政盡歸於前王乃誅瑞興侯璵及王惟

紹宋邦英韓慎宋璘宋義崔洵籍其家以韓希

愈生時畧無規諫竄其子儉于嘉州復吏役希愈

本嘉州吏也○史臣曰王惟紹等離間父子之罪固所當誅然豈無自而然耶忠宣流父王近臣殺父王嬖妾又各樹黨援自相傾軋至於逼遷父子之變於斯極矣忠宣不能改行自新移

怒於父王左右而盡誅之。是可忍乎哉。

直史館尹頎以前王命奉所撰先代實錄如元

史臣曰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未聞有出之邦域之外者何忠宣之不思也

元遣王還國因署行省

三十四年王薨於神孝寺遺教機務委付瀋陽

王王嘗與金坵李松縉等唱和有龍樓集史臣曰忠

敬之世內則權臣擅政外則強敵來侵禍變極矣一朝誅戮權臣歸附上國天子嘉之釐降公

主再朝京師敷奏東方之弊召還官軍東民以安奈何驕心遽生耽于遊田廣置鷹坊使惡小

李貞輩侵暴州郡溺於宴樂唱和龍樓使僧祖英等昵近左右及其晚年過聽左右之譖至欲

廢適而立姪其在東宮雖曰明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

前王自元來詣殯殿入哭設奠壽寧宮受羣臣

朝賀禮未畢大雷電雨雹

王幸許琮家納故平陽公眩妻許氏又幸金文

衍家丞淑昌院妃妃文衍妹也時獨監察糾正禹倬

白衣持斧束藁上書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

厲聲曰卿為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

其罪耶左右震慄王有慚色然未幾封妃為淑

妃

禁外從兄弟通婚

高麗自國初官闈不避五服之婚國人效之

忠宣王

諱諤改璋字仲昂蒙古諱益智禮普化忠烈長子母元世祖女大長公主

元年

元至大二年

初立權鹽法

王欲備國用公私各處鹽盆盡令入官估

價銀一斤六十四碩銀一兩四碩布一疋二碩令用鹽者皆赴義鹽倉和買若私置鹽盆及私相貿易者嚴行治罪又發民為鹽戶民甚苦之歲入諸道鹽價布四萬疋

元太后幸五臺山王扈從

時王在元

上洛公金忻卒

忻方慶子性豁達慈惠愛人尤恤親戚之窮者

王命致仕密直副使吳良遇撰上昇王請謚表

仍令自今給以見官之俸表箋製撰一切委之

二年王在元凡國事傳旨而已欲傳位世子鑑

為從臣所沮乃止未幾殺世子

史臣曰忠宣自入元朝信讒近

佞左右前後罔非憮壬小人侍從羈縻無非兒悍健兒朝夕膚慙王與上王父子之間讒隙已成安知王與世子讒亦行必置之死地而後已耶

王表請元追王祖曰忠敬考曰忠烈始改宗為

王

畏元威也

以贊成事柳清臣為僉議政丞

先是崔有滄年高故令五月一

至都堂議軍國大事清臣理細務至是遂以清臣代有滄

以式目都監掌邦國重事僉議政丞判三司使

韓本月作日

三司即今戶曹掌錢穀 密直使密直司 密直掌兵務 陞二品與

僉議府 僉議府即今議政府 同稱兩府又改諸司及州郡

號

以入元宦者李大順等十六人同日封為君 平安

公主嘗獻本國闍寺數人於世祖頗得親寵至有奉制來東復其家官其族於是父兄爭相宦其子弟又有強暴者小有憤怨輒自割勢故不數十年刀鋸者甚多成宗皇帝以來闍人用事至官大司徒者王在京師出入三官與此輩親狎故並封之

僉議中贊金之淑卒 之淑性廉潔剛正三別抄之亂陷賊不汚及卒二女

以家貧未嫁為尼

三年權胆性耿介不苟合嘗有遁世之志父躓

強留之為四州 禮昇孟价 副使皆以廉能精明稱又

為東都留守撤甲坊 前此作一庫賦民綾羅貯之各甲坊以充貢獻留守

私其贏餘胆撤去之 後為僉議贊成事然信浮屠斷葷肉

自號夢庵居士一夕遁入禪興社剃髮其子溥

馳往大哭胆曰汝復鬚髮我耶竟不聽至是卒

四年 元仁宗皇慶元年 齊安大君淑卒 淑為入廉正諱練典故國人稱

為宗室之賢 密直司使李思溫等以王久留元實由

權漢功崔誠之久掌銓選利其贈賂勸王不歸

韓本無久字

乃請徽政使失列門名人矯太后制下漢功等獄

王怒白太后釋之流思温等于臨洮

僉議政丞李混卒混性寬厚與鄭瑋尹瑤在政房相推致一日相語以所失

混謂瑋曰人謂君巧謂瑋曰人謂君好自尊瑋乃謂瑋曰人謂君不廉然乎現久掌選性且不

廉故家稍富務為踈散喜賓客好琴棋嘗泛寧海得海浮查製為舞鼓至今傳于樂府

憲府囚妖僧曉可曉可嘗持蜜水米屑示人以

莫知其詐至有飲且藏者又得一窟可容身者積薪其上而登之謂其徒曰吾欲茶毗後七日

當化為法身遂焚薪煙焰四起乃自薪中入窟食柿栗至期撥灰而出憲司覺其詐按問遂服

至是又以罪囚

五年元欲王歸國王請帝傳位于長子江陵大

君燾又以侄延安君暲為世子暲即王異母兄

王愛撫如子欲仍留朝廷不聽遂與王及公主還稱

上王史臣曰忠宜以侄暲為世子父子兄弟卒

臧如此吐蕃之窟非不幸也

忠肅王諱燾字宜孝忠宜王第

元年元延祐上王自記其德十餘條密下式目

都監令上箋陳賀史臣曰忠宜以聰明強記之

一可稱乃欲求譽于上國自記其德密令臣下上箋陳賀其所記之德不知何德也靈殿之營

先揚父惡謂之德可乎。轉輸燕京財殫力瘁謂之德可乎。以為孝則失父子之親以為仁則殺無罪之子常在元朝不親國政則無克勤之德也。重營一官私占食邑則無克儉之德也。飯佛點燈萬僧之會糜費鉅萬謂無一日之遊絲毫之費可乎。

元命上王留京師上王構萬卷堂于燕邸召李

齊賢支府中迎致文儒閭復姚燧趙孟頫虞集

等與之從遊以考究書史自娛時有鮮卑僧以帝師八思巴製

蒙古字有功請天下立祠比孔子王曰孔子百王之師祀以德不以功製字之功何可比哉聞者偉之元朝科舉久廢王以姚燧之言白帝許之及李孟為相行之王嘗問齊賢曰近來我國學者皆從釋子學章句何耶對曰庚癸之亂文士逃竄窮山蛇冠帶而蒙伽梨以終餘年其文

治稍復學者無所於學有志之士皆從此輩學從釋氏學其源始此

遣權漢功如元賀始行科舉

二年改東堂為應舉試

三年上王奏請傳潘王元嘗封王為潘王位于世子嵩

自稱太尉王帝授嵩開府儀同三司潘王令尚

梁王女

潘氏弒其夫上王赦之潘尚書永源之女其夫李楫為黃州牧使潘氏

韓本引作自與衛引金南俊通遂弒之

四年王微行幸妓萬年歡家

王叟于西海道

僉議政丞閔漬撰進本朝編年綱目上起國初

下訖高宗書凡四十二漬稍有文藻而心術不正不知性理之學其論

昭穆至以朱子之議為非

設九齋朔試時監試廢已久始以朔試代之

五年王及公主宴於延慶宮還途記姚安道所

賦唐玄宗打球圖詩吟詠者久之詩曰金殿千門白晝開三

郎沉醉打球回九齡已老韓休歿明日應無諫疏來

罷州郡事審官事審官之設本為宗主人民甄別流品均平賦役表正風俗而

廣占公田多匿民戶擅作威福有害于鄉無補于國乃罷之民甚悅未幾權豪復自為之害甚前于

置辨違都監大索豪勢所占田民還其主中外

大悅獨豪勢患之訴上王罷之後王復置之

以安震權適之後始登制科自檢閱擢拜藝文

應教

六年上王請於帝降御香南遊江浙至寶陀山

而還時權漢功李齊賢等從行命記所歷山川勝景為行錄一卷

以文成公安珦從祀文廟

七年上王知時事將變欲避患時仁宗皇帝崩復請帝

降香江南行至金山寺在潤州帝遣使急召令騎

士擁逼以北侍從臣僚恐王不免皆奔竄或有

仰藥者上王還大都帝託以學佛經為名祝髮

流於吐蕃朴仁幹等十八人從伯顏秃吉思本國人也自宮為

闕入元事仁宗皇帝藩邸佞險多不法上王深疾之白太后以所奪土田減獲悉還其主又以

無禮杖之故仁宗崩後太后無權讒訴不已禍幾不測賴丞相拜住營救得免至吐蕃李齊賢

等獻書中書省請還帝命量移未幾帝見弒晉王即位召還

改朔試為舉子試

復置政房

八年元英宗至治元年下權漢功蔡洪哲等于巡軍獄

漢功自廁竇逃還見捕籍其家杖流遠島李瑱齊賢父出餞

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身藏處難瑱曰廁竇好

漢功大慙漢功等扈從上王在元招權納賂親戚故舊濫授朱紫王頗懷不平及上

王被流王命吳潛金干寶等鞠之自西幸以後宦官左右謀改上王之政放逐舊臣無虛日倉

庫俱竭全英甫弟僧山枳及無佛奴等附伯顏秃吉思擊起煽亂

王被詔入元內豎大護軍朴仁平以姦巧得幸

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久安吉黜其夫以嫁仁平至是仁平先至潘王所與頓安吉相為居

齒遂背王反以國家陰事訴潘王誘引清臣潛與之比趙璉趙延壽金元祥等陰附之時人且仁平寓伯顏秃古思家帝聽潘王曷諧收印章史臣許應麟曰忠宣王嫉惡如讐而闖人伯顏秃古思以其姦險見惡誣諧於英宗皇帝竄王吐蕃在忠肅義不共戴天也其入朝也既不能白于天子正其吠主之罪乃反寓其家至以其族免隸為良獨何心哉

鷹揚軍上護軍元冲甲卒 冲甲為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臨難忘身

後以擊走哈丹賜功臣號

蔡河中 洪哲子 偕元使來詐傳帝以潘王曷為國

王又謂辨違都監官曰從汝惡王命奪我父田

民斷與人耶 史臣曰河中謀立潘王為日已久今矯帝命稱曷為王以惑羣心尋復如元凡所以陷王者無所不至而至稱其王為惡王是不可出諸臣子之口矣

九年密直副使裴廷芝卒 廷芝嘗從印候討哈丹于燕岐流矢貫輔

車裹瘡復戰俘馘甚眾以功拜中郎將忠宣王設典農司有備倉以廷芝幹其事以非罪在縲綆其子天慶請以身代不聽遂父子俱竄及還閉門謝病日以琴棋自娛口不言利

僉議贊成事趙璉卒 時王在元璉權攝省事元使絡繹率使氣逞暴璉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于潘王臣節不完

權漢功蔡洪哲李光逢等怨王之杖流乃邀驪興君閔漬等欲請立潘王會百官上書中書省

執義尹宜佐曰臣而訴君狗彘不為唾之而去贊成事閔宗儒亦以為非彥陽君金倫不署名臺諫史翰皆不署名議郎趙湜賚書呈中書省及翰院並不受史臣曰漢功小人得罪于王因王蹉跌謀欲陷王于不測之地首唱邪謀天人之所共憤者也是故今日會議而天大雨雹明日會議而天又震雷雨雹天之震怒于上者可知矣及書之上也中書翰林皆不受其不為天下公論所容者亦可知矣漢功之罪於是而通乎天地矣

十年上王自吐蕃還大都

李齊賢崔誠之上書丞相拜住量移朶思

麻之地又御史大夫鐵失弒英宗皇帝皇叔晉王即帝位召還都

元議立行省于本國尋罷之

初吳潛柳清臣謀立潘王高會英宗

崩泰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上書請立行省罷國号比內地時元前通事舍人王觀及本國人崔誠之李齊賢等交相上書都堂議遂寢

十一年

元泰定帝元年

元勅王還國復賜印章

曹頤蔡河中等又令留元無賴子弟二千餘人

連名呈省訴王不已

僉議贊成事致仕閔宗儒卒

宗儒天資莊重風度秀朗明識典故

優于吏幹不妄交游篤于宗族未嘗干謁退公便杜門謝客晚年喜絲竹廣植花木以聲妓自娛

十二年化平府使李晟卒

晟弱冠登第窮討墳

九拜左思補棄官歸田上王在燕邸聞其名拜

內書舍人累遷至成均祭酒所至學者如雲又謂之五經笥

崔有滄還自元時朝廷欲立省我國革世祿奴

婢之法有滄詣中書省力言請因舊制從之及

還國人舉手加額泣曰存我三韓者崔侍中也

時有滄年八十六

王及公主至自元上王薨于元王煦等奉梓宮

還百官玄冠素服郊迎

延興君朴全之卒

少以衣冠子弟入元與中原名士商確古今如指諸掌忠

宣世子時以全之為傅性慈厚仁愛通經史究

術數潘王之黨誣王罪上書都堂也逼以署名

全之曰狗奴敢污我耶遂遣其子瑗聞于王所

及王復位拜瑗代言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

授僉議政丞致仕

蠻人王三錫見寵于王賣官鬻獄其妹夫張世

奪人馬憲府捕繫治之三錫以杖擊持平金開

物擅釋世以李齊賢為政堂文學

十四年僉議中贊金怡卒謚匡定

怡春陽縣人初名之琰改

韓本又作人

廷美忠宣賜今名嘗調長興府時哈丹入寇國
 家禁民出耕怡以為耕種有時况天兵制此小
 寇猶机上肉何至邊郡不從賊果到燕岐而滅
 府獨大熟遠近賴之又忠烈在元欲廢忠宣立
 瑞興侯瑛二王之臣角立怡密取忠宣受封詔
 册潛帶腰間以他紙納忠宣匣中居數日果為
 奸人所竊羣小計垂成怡乃
 出所佩册命驗之遂寢

王欲請元禪位于瀋王密以表授代言韓宗愈
 趣令印之宗愈不從固諫不得命乃退托以墜
 馬與李兆年謀諸宰相執奸臣斥之事竟不行
 十五年柳清臣吳潛等詣中書省誣訴王盲聾
 瘖啞帝遣平章政事買驢來問王對辨如常禮

容嚴肅言詞有序買驢乃曰向者之訴誣也前
 到淹留使臣並督令還歸即去王饋金銀綾羅
 苧布皆不受

胡僧指空設戒於延福亭士女奔奔以聽雞林司錄

李光順亦受無生戒令州民祭城隍不得用肉禁甚嚴州人一日盡殺其豚

定銀瓶價資膳司言銀瓶之價日賤自今上品瓶折寶布十匹貼瓶折布八九匹違

者科罪從之

十六年盜發馬韓祖虎康王陵時賊捕繫典法司未幾逸政丞

鄭方吉欲劾法官贊成事林仲沈沮之方吉曰固知發塚人多金仲沈大慙

柳清臣死于元

清臣與吳潛從王如元背王附

位二人懼罪留燕九年而死清臣本高伊部曲人時有猫部曲人仕朝國亡之識俗稱猫曰高伊

黑册政事

元使完者族黨在本國王欲官之命高用賢等掌銓注用賢等因此多自

擅除及批下用事者塗抹竄定朱與墨至不可辨故時人謂之黑册

十七年

元至順元年

元策世子禎為國王遣七十堅

使臣名

來取國王印使王

忠

尚關西王焦八女

是為

德寧公主

置知印房

王委機務於嬖臣裴佺朱柱日與內豎為角力

戲起居注李湛曰君舉不可不慎左右書之王

曰書者誰耶湛曰史臣之職也王曰書我過失

者書生也

王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

光陽君崔誠之卒

誠之從忠宜在元定內亂立武宗常在左右多所贊襄又

精於數學得授時曆法傳于東方及高黨疏列國家事將訴中書省厲聲却之不署名

檢校政丞金台鉉卒諡文正

台鉉性廉正言動循禮晝不卧暑不

袒事母孝睦親姻無妄交事三朝進退以義裁決精敏通究歷代典故少時受業先進門先進奇愛之屢引入內饗之其家有女新寡稍解詩一日忽投詩窻隙而挑之自此不往

始令舉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

韻乃許赴試

忠惠王

諱禎肅王長子母明德太后洪氏

元年

元至順二年太寧府院君崔有滄卒

有滄平章滋之子性

恬退不求名譽故久從仕宦十年不遷時論惜之忠烈聞其名久及卽位除監察雜端自是歷仕四朝爲國元老謚忠憲

忠肅王

後元年

元至順三年

上王復位

二年 元順帝元統元年 李穀應舉于元中制科第二甲

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

四年元罷求童女

時本國典儀付令李殷在元言於御史台代作疏請罷帝

納之

六年

元順帝至元三年

贊成事元忠卒

忠性端慤雖不學善處事王之

見留于元侍從大臣皆携貳忠獨終始一節

元勅本國人不得藏軍器除官員存留馬匹外

盡行拘刷百官皆不視事征東省據世祖不改

土風之詔奏于帝帝從之

韓本付作副台作臺

七年有黃守者世居平壤父母年俱七十餘有弟妹五人同爨而食具甘旨先奉父母日三退而共食二十餘年子孫服習無小怠贊成姜融親訪其第具狀以聞

八年王薨遺命前王襲位

史臣曰自烈宣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

至與之訟于天子之庭貽笑天下後世孝為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既失焉他無足觀者

前王私置寶興庫

前王滌其舅洪戎繼室黃氏又蒸庶母壽妃權

氏及慶華公主

若聞入妻妾有姿色則無問親戚貴賤或至其第滌之

曹頤反舉兵圍王宮兵敗伏誅

頤與洪彬等聲言逐去前王羣

小而陰為潘王地取國印置于永安宮乃曰我為政丞見荒淫無道若不聞于朝廷罪在我身舉兵圍前王宮射王中臂未幾頤兵為前王先鋒所敗頤被誅于是下其黨巡軍獄治之金倫獨曰此輩誣誤于頤指喉何足責哉遂弛刑諸囚感悅首惡無隱

忠惠王

後元年

元至元六年

順天君蔡洪哲卒

為入精巧于文章技藝皆

盡其能尤好釋教嘗棄官閑居十四年以浮屠禪旨琴書劑和為日用忠宣王素知其名召用之遂至為相性貪婪喜營私多取民田以致鉅富於第北構旃檀園食禪僧又施藥人多賴之又于第南作中和堂邀國老八人為耆英會作紫霞洞新曲今樂府有譜

韓本食作

元執前王囚于刑部使五府中書樞密御史翰林宗正雜問之曹頤之黨多利口金倫折以片言辭語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時丞相伯顏蓄宿憾故使王與頤黨辨李兆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面訴丞相前其意可回然列戟守門莫叫其聞幸其出田城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君吾子其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雞鳴將行伯顏適敗未果然聞者悚然脫脫奏帝釋王復位王還國以兆年為正堂文學

元封本國女奇氏為第二皇后后幸州人總郎子敖之女生皇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軾轍輪轅皆后兄

檢校成均大司成崔濯卒濯致遠之後平生不

翁為文章不資師友超然自得務合于古人至論同異雖老師宿儒必詰而折之性亢少許可人不苟合於俗排斥異端喜說人善惡故輒舉輒斥卒無子家甚貧朋友致賻乃克葬

二年元至正元年

王聞權漢功貳室康氏有姿色納之宮中護軍朴伊

刺赤承命取康氏時先奸之事覺王怒皆撲殺之

以李凌幹為政丞

星山君李兆年見王步行彈雀於松崗指斥切

諫且諫林信之事商人林信以賣砂器為業王

砂器翁主信恃勢毆奇輪王盛怒不納兆年歸

第嘆曰王年方強而肆於欲吾既老矣而又無

助不去必及于禍且數諫而不納責有所歸非

臣之所以愛主也不如去之遂還鄉終身不出

兆年京山府吏長庚子短小精悍力學能文少

懷志節堅確敢言以嚴見憚每入見王聞履聲

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所歷多

聲績及退居鄉里不交人間事謚文烈

成均祭酒禹倬卒倬丹山人倬登科調寧海司錄毀

韓本人作 祠

八鈴祠郡有妖神人名八鈴碎其神而沉于海

淫祀遂絕後退老于福州之禮安縣忠肅王嘉

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于易學卜筮

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

餘叅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矣卒年

八十一

四年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時僧翳仙勸王

中病人救藥贍衣食王問翳仙長生訣對曰

人有定分無過限之理但不可為惡以促之

初徵職稅六品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

匹散職十五匹聞令下或挈家登山

或乘舟而遁。民甚怨之。時慶尚道有一散員同正。貧甚。盡賣家產。不充其額。其女斷髮。買布以納。父及女縊死。初。嬖人甯夫金承命往江陵道。索人參。參貴不多得。懼罪。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見有職者。退居鄉里。病民頗衆。故為徵其職稅。藏諸州郡。以待上命。非獨江陵。五道皆然。王納之。代言閔渙勸之。於是分遣徵之。東界存撫使崔昌義力言其弊。罷之。未幾復之。

評理致仕尹宣佐卒。

宣佐生而穎異。七歲能屬文。未嘗戲。謔歌舞。慎交游。

重然諾。閑居常若對賓。唯以經史自娛。

元遣乃住朶赤等詐索鞍韉。且頒赦詔。高龍普勸王出迎。王率百官郊迎。聽詔征東省。乃住等

蹴王縛之。使者皆拔劍執侍從羣小。百官皆走匿。金永煦等中槩亦有被殺者。辛齋伏兵禦外以助之。乃住等即掖王載一馬馳去。王悶甚。索酒。有一嫗獻之。王至肅州。索衾于州守安鈞。鈞不獻。訴于朶赤。朶赤曰。汝王怕寒。索衾。汝不與。於人臣之義何。乃以鐵尺擊之。垂死。史臣元松壽曰。王雖凶虐。乃其主也。龍普小人。既不足論。辛齋儒者。何至此耶。彥陽君金倫家居。聞王被執。乃以陳乞朝廷之意。言於蔡河中。會議宰相國老于旻天寺。醴泉

韓本決下有議字

君權漢功曰。今王無道。天子誅之。何得而救乎。諸相皆以為不可救。倫厲聲曰。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當盡其恩義耳。其父被罪。為其子者。忍不救乎。今之呈省。雖不得蒙俞。然救其主而得罪。吾未聞也。金永暉亦曰。君辱臣死。宜矣。一座皆然之。遂決上書。令金海君李齊賢草其書。後宰相等會百官國老于旻天寺。欲署名。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元以檻車流王于揭陽縣。無一人從行。揭陽在南方。距燕京二萬余里。五年。王未至配所。薨于岳陽縣。或云遇鳩。或云食橘而歿。初宮

韓本漢作撥

中及道路歌曰。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幾時來。至是人解之曰。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何時還。王性豪俠。好騎射。王在元。太保伯顏稱之曰。喜營財利。荒淫無度。羣小得志。忠直見斥。一有直言。輒見誅戮。內則見責於父。上則得罪於天子。雖有李兆年之切諫。韓宗愈之忠直。亦不能容。卒至於禍。史臣曰。烈宣肅惠。相繼尚主。憑仗甥省。政教號令。皆出于元。羣不逞之徒。因緣盤結。往復猜譖。子訴其父。臣訴其君。子立則父廢。父立則子廢。固新君者。吠舊主。背本國者。喜生事。無復有君臣父子之分。夷考其行。忠烈忠肅之驕溢。荒怠莫能相尚。忠宣忠惠之淫縱。穢褻瀆亂。天常吐蕃之流。揭陽之窟。皆自取也。尚誰咎。

案此注見
下朴忠佐
卒條此處
宜刪

元子昕在元年甫八歲天性聰慧帝命襲位王
 下教國內臣僚一革弊政以韓宗愈為左政丞
 李齊賢判三司使金倫朴忠佐忠佐性溫厚儉約雖為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時好讀易老而不輟贊成事
 王欲觀杜詩韓宗愈曰抽黃對白無補於政托
 以無竟不進史臣曰宗愈歷事四朝當烈宣肅惠多事之時事不辭難精忠大節有大過人者今輔幼主亦得大臣體其賢矣哉
 罷內乘鷹坊其所隸士田奴婢各還本處

置書筵官分為四番更日侍讀直提學李仁復
 貌嚴辭氣簡重每進講王謂左右曰吾見李公
 不覺竦然安震言於王曰臣等備員兩府不可
 竟日侍講宜擇端士以備顧問春秋修撰元松
 壽藝文檢閱許湜其人也判三司李齊賢又言
 之王從之

改定科舉法初場試六經義四書疑中場古賦終場策問

僉議叅理羅益禧卒益禧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其母分財別遺減獲

辭曰以一男居五女間烏忍苟得其贏以累鳩鳩之仁母義而許之忠宣好立新法多所封駁

以錦城君閒居每念生民休戚人材用捨負手
感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至是復入政府未幾
卒諡良節

罷政房歸之典理軍簿

京畿祿科田爲權貴所奪者悉還其主

忠穆王

諱昕忠惠長子母德寧公主

元年

元順帝至正五年

復置政房

左司議評理鄭誦卒于元

誦好學善屬文忠惠朝爲左司議多所封

駁執政惡之出守蔚州雖在謫中吟嘯自若慨然有遊官上國之志遂如元謁丞相將薦之天子會病卒

潘王暉卒

王煦罷

煦罷政房復科田故爲貪姦所惡而罷時人缺望

二年王以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多闕漏乃命李

齊賢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等更撰進

三年置整治都監以王煦金永晫及安軸金光

轍爲判事以治豪勢奇皇后族親奇三萬奇柱

等倚勢肆虐恣行並下獄杖之三萬死于獄其

妻訴于元元遣使下整治官白文寶田祿生等

十餘人于獄杖之

叅理安子由攝事大廟憫牛之死不殺牲監察

司請免其官王不聽史臣金仲鏘曰梁武惑浮屠果報之說以麩代犧牲

卒致臺城之餓今子由奉君命祭大室擅不血薦其罪當誅王乃以姑息之仁不聽憲司之請

其享年不永宜矣

彥陽府院君金倫卒諡貞烈倫嘗為辨正都監官發奸摘伏如神

鎮合浦卒乘精鍊號令嚴明喜觀書多諳典故人有問者響應無疑

興寧君安軸卒諡文貞軸力學工文時忠肅王被留于元四年軸謂同

志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乃上書訟王無他軸處心公正持家勤儉嘗曰吾平生無可稱四為

士師凡民之屈抑為奴者必理而良之

四年王薨時辛裔田淑蒙等相繼用事代言鄭

四度依阿進用久在政房中外輻湊時人目裔

曰辛王貝母后盛年居中康允中裴佺出入得

幸秉政權作威福王煦金永晫奉帝命欲整理

舊弊卒為允忠輩所陷

忠定王諱砥忠惠王庶子母禧妃尹氏

元年元至正九年元命忠惠王子砥入朝仍令嗣王

位

王命鐵城君李君佺即學斷聽國務

政丞王煦還自元道卒

忠宣愛煦為子及竄于吐蕃煦欲以身代及薨

每月朔望祭陵下至沒身剛正莊重平生不妄語稍讀書通大義再為相以與利除害為心及卒驛吏望柩號泣迎入祭之如父母諡正獻

流前密直金敬直于島貶前密直李承老為宣

州勾當前代言尹澤為光陽監務

初忠肅在燕邸澤上謁一

見器重因有托孤之語意在江陵大君祺後忠肅寢疾復以燕邸所語語澤故澤於祺素歸心遂與承老以民望歸于祺乃獻書中書省言本國兄弟叔侄相繼之故幼君不堪保釐之狀王恨之及嗣位有是命敬直亦嘗毀王故及

咸陽府院君朴忠佐卒

忠佐性溫厚儉約雖為卿相居室衣服如布衣

時讀易老而不輟

罷整治都監

權漢功死

漢陽府院君韓宗愈致仕

時權倖用事宗愈退居其鄉非有事未嘗

至京師

二年倭寇固城巨濟等處合洽萬戶崔禪等擊

却之

倭寇始此此後年年寇竊不絕

三年贊成事李穀卒諡文孝

穀韓山吏早喪及事母孝性端嚴剛

提綱者作益

直與中朝文士交游所造者深為文章典雅高古

初命文武兩選各分于吏兵曹

三司使金光載白王罷政房復

舊制

元以江陵大君祺為王

祺忠惠王母弟時在元

遣使封倉

庫收國璽以歸前王遜于江華一年遇鳩薨

初王

遜時唯韓修等二人從行供膳不充往來又絕憂愁號泣及訃至都人莫不流涕王狂悖嘗與近侍相戲謔或有近女色而行者使生妬心雖宰相至見撞擊往往以鐵椎擊人幾死○史臣曰史書遇鳩而不言鳩者之名然既書前王遜于江華繼書遇鳩而薨比事以觀恭愍不得辭篡弒之罪矣德興君塔思帖木兒奔于元德興乃忠宣元子嘗

為僧者也

王命李齊賢攝政丞權斷征東省事

措置得宜

人賴以安

王及公主至自元

公主乃衛王女即魯國公主

即位

祝忠惠王孽子釋器髮置萬德寺

皇明萬曆丁巳

閩中何

璧玉長校

朝鮮史略卷之五

終

朝鮮史

卷之五

四五

朝鮮史

日本
政府
圖書

一

國中

...

...

文政癸未

了

了

一

